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五

學十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

書中
多有
前人
格言

矣○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
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
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
問班固嘗議遷之夫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
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跖何爲而毒指一人而
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
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
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
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
後來立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
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
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
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
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
以所事君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
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
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此復較李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
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
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陳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
機祥諷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
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
以重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
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
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
死則知盜跖乃得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班氏特恕
班張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
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
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
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
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
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
有恭族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太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
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
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未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
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新唐書叙事好簡畧其
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
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
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
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
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
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
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
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
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

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太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付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蒙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云前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纁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

闕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夷傳辨許由事固
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
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或以
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
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
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
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或謂遷言公孫
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
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
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班固作漢

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
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略却都是漢道理
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
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閔
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
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
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
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
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
漢紀有學春秋之義其叙傳云爲春秋考紀又曰

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
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
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
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
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
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
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
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
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
今改云使然更有二二處類甚多此東坡此文下不
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
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
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
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
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
不侔猶碇碇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
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
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

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一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于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

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柰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問溫公舊例年號

非春秋存陳之意

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上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問溫公言

聖人以仁智勇德

聰察疆毅之謂才聰明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王曰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疆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疆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造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
 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
 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
 人土戰功故以此一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却節去
 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
 溫公脩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
 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問溫公通鑑不信
 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
 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
 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
 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其多人心
 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
 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
 祖殺四人甚異事見後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
 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
 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
 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
 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褒貶溫公此樣
 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
 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胡致堂云**

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
急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見曾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
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
家子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
在忙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
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
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荅公歷年通譜與
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

看底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
姚崇論釋十道使患未得入他自說得意好不知
范氏何故却貶其說○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
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耳
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
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
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
是功未可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
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
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入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爲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

公論不及此○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太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五代舊史溫公通鑑用之歐公蓋以此作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口則一

聖賢
之心
淡然
無欲

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太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辨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一許由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參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後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

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

得聖
入為
邦之
法

聖賢
以六
經垂
訓

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

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
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
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
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
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
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
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
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
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
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
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
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
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
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某嘗
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脩後之君
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
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姁旣不是他臣子又
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
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
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

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云唐末天子不能統之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云安得謂不○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

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

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不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初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殺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

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殺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紂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不制

公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興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止勒成一大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乎開馬遷旣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

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入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丁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識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然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者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創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字被蘇黃

却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適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

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
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
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
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
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
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
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
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
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

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
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
莫或正也群當易以片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
字宜廢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
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案牀娘下註
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虔外別出肩涓
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倉頡字世
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
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

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太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
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
爾古文太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
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
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承
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
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煬煥是固不可以罪掩
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
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宋人能者多矣唐而表表者不二二噫何其孤也
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
惟刀筆更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嚴篆書嚴難省
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
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
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
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
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
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
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

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矇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背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一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縣事伊川待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期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

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太段好了○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
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

聖人
教人
只是
為已

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
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
教人只是為已○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
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
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
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
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
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
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
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
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
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
背了這箇心不同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互
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
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
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
要丟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

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
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
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
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
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
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
彼千頭萬緒束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
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
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
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
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
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
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
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正謂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
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
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犯心不定所
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
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

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
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
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
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是酒自惡非知酒之
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
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
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
治方可○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
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
勿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
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隱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
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
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
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
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
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
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
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
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
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
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
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
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生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五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其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真風
流人
豪